

學中級高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教師手冊

第五冊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 修訂初版

高級中學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教師手冊

(全六冊)

第五冊 定價(由教育部核定後公告)

主編者
編審者

國立編譯館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編審委員會
委員 高明 孔德成 王邦雄 王熙元
王關仕 朱秉義 侯晉封 余培林 吳寄萍
周柏詳 陳月英 陳錦宏 祖蘭舫 孫邦正
陳昭旭 戴明坤 黃懋猷 董金裕 楊長齡
潘重規 董金裕 韓道誠

編輯小組

董金裕 戴明坤 黃懋猷 董金裕 韓道誠

出版者

印行者

經銷者

印刷者

國立編譯館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復興路一四七號
電話：三六二一七
臺灣中華書局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八六三號
電話：三九二八八
正中書局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八六三號
電話：三九二八八
遠東書局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八六三號
電話：三九二八八
建宏書局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八六三號
電話：三九二八八
廣文書局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八六三號
電話：三九二八八
人攻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八六三號
電話：三九二八八
中國書局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八六三號
電話：三九二八八
大同書局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八六三號
電話：三九二八八
臺灣書局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八六三號
電話：三九二八八
辦公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八六三號
電話：三九二八八
門市部：臺北市中正區八六三號
電話：三九二八八
內文：永裕印
封面：永裕印
印刷廠：永裕印



91256403

編輯大意

一、本手冊爲配合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課本，提供教學參考資料而編輯。

二、本手冊計分六冊，供高級中學三學年六學期教學參考之用。

三、本手冊除列入課本所選錄四書各章原文及其章旨外，提供下列三項資料：

甲、語譯：依課本之注釋，將所選錄各章翻譯爲語體。然純供參考，教師可自行斟酌去取。

乙、補注：課本爲減輕學生學習負擔，所採注釋，以朱熹四書集注之說爲主。各重要注本之注解如有可以補充朱注，或有異解而其義理亦可通者，或朱注確有不妥者，皆加補充注明。

丙、闡發：擇要採錄諸家說解對於所選錄各章義理之有所發明者。

四、本手冊於各冊之首，分別選列相關參考資料，以爲指引。本冊所列者爲高明先生孟子的生平及其學說。

五、本手冊之編撰，如有錯誤或不妥之處，請各教師隨時惠示卓見，俾便於再版時參考修正。

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教師手冊 第五冊

目次

編輯大意	一
孟子的生平及其學說	一
論教學（選十二章）	三三
論治道（選十一章）	六五
尚論古人（選五章）	一四九

孟子的生平及其學說

高明

一、孟子的生平行迹

由伏羲、神農、黃帝、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這些偉大的人物，相繼地建立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到了孔子集其大成，受到全民族的崇拜，稱之爲「至聖」。孔子去世後，約一百餘年，孟子出世。孟子嘗說：「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①對於孔子可以說是推崇備至。他又說：「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②他以趕不上做孔子的學生爲恨。他又說：「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③他深以見不到孔子那一樣的聖人，而感到無限的悵惘！但是他仍然一心一意地要學孔子。他曾經說過，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都是古代的聖人，「乃所願，則學孔子也」。^④後人也大都確認他能得孔子之傳，即如韓愈論道，就曾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⑤所以我們中華民族的人又都推尊孟子，稱他爲「亞聖」。所謂「亞聖」，就是僅次於「至聖」孔子的聖人。

孟子，名軻，孔叢子說他字子車，一作子居，又稱子輿，大約都與「軻」字有關。史記孟子荀卿

列傳說孟子是騶（一作鄒）人。趙岐孟子題辭說：「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由於他「喪母而歸葬於魯」，可見他的先世是魯人，或是公族。騶原是春秋時的邾國，乃顓頊後裔的封地，魯穆公時改稱鄒，或作騶；漢於其地置騶縣，魏、晉以後改名鄒縣，故城在今山東省鄒縣東南，密近於魯。左氏哀公七年傳云：「魯擊柝聞於邾。」其密近可知。在魯莊公時，魯國掌權的三卿——孟孫、叔孫、季孫——皆出於桓公，故稱「三桓」。三桓以慶父年最長，稱為孟孫。慶父傳孟穆伯，穆伯傳孟文伯，文伯傳孟獻子，獻子傳孟莊子；莊子卒，長子秩不得立，奔於邾，庶子孝伯立；孝伯傳孟僖子，僖子病，使其子孟懿子及南宮敬叔師事孔子，以習禮，孔子稱之。懿子嘗問孝於孔子，孔子告以「無違」。④懿子傳孟武伯，武伯亦嘗問孝於孔子，孔子告以「父母唯其疾之憂」。⑤武伯傳孟敬子，敬子嘗問曾子疾，曾子告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據」⑥元和姓纂載：孟敬子生滕伯，滕伯生廖，廖生孟軻。孟氏舊譜則云：「孟子父名激，字公宜，母仇氏。」「激」與「廖」音近，廖當即是激。考魯國的政治，在哀公、悼公的時候，三桓專權；到了穆公的時候。就祇有季氏一家獨霸了，滕伯由魯遷鄒，恐怕就在這時候。據列女傳，孟子幼時，頗得力於母教。他的住家最初靠近墓區，那時他與小朋友們玩的都是與修墓有關的遊戲，孟母說：「我不想教孩子在這種環境裏住下去了」，就把家搬到市區裏去，孟子又與小朋友們玩買賣做生意的遊戲，孟母又覺得這環境不好，會給孟子染上市井氣，就又搬到學宮的附近，這時孟子與小朋友們玩的是設俎豆、揖讓、進退的事，孟母這纔放心住下來，這就是有名的「孟母三遷」的故事，可見孟母十分地注意孟子的「幼稚教育」和「環境教育」。列女傳又載：孟子

少年時，放學回家，孟母正在織布，問道：「學的怎樣了？」孟子說：「還不是那樣。」孟母就拿起刀來，把她的織布機砍斷，說：「你如學無進步，還不同我這織布機一樣，將來還有甚麼成就？」孟子這一驚，非同小可；從此就力學不倦，日夜用功了！可見孟母督責孟子的上學又是怎樣的嚴格！孟子之所以能學而有成，名聞於當時，被後人推尊爲「亞聖」，孟母「家庭教育」的成功，可說貢獻是最大的了。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究竟「子思之門人」是誰呢？司馬遷沒有說明。稍後，劉向撰列女傳，卻逕說「孟子且夕勤學不輟，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後世就有許多說孟子直接受學於子思。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應劭的風俗通、趙岐的孟子題辭就都是這樣說的。其實，我們從孔子、伯魚、子思三代以及孟子出生的年代來考，孔子世家說：「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又說：「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又說：「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可知伯魚之死、子思之生，總在魯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元前四七九年）以前。據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亓官氏，一歲而生子，適昭公以鯉賜孔子，因名之曰鯉」而字伯魚」，由此可知伯魚生於魯哀公二十年（即周景王十三年，西元前五三二年），卒於魯哀公十二年（即周敬王三十七年，西元前四八三年），而子思之生亦必在此年之前。如果說子思生在伯魚死的那一年，以六十二歲推算，他至遲也應死在周威烈王五年（即西元前四二一年），那時孟子還未出世，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即西元前三七二年），相距約有五十年，如何能從子思問學？（一說孟子生於周安王十七年，即西元前三八五年，也還是生在子思過世之後，不能從子思受業）所以史記之說仍然

是可信的。

孟子既是受業於子思的門人，又能好學不倦，自然會精通五經，尤其擅長的是詩、書，這就成爲天下的名儒了。他也和孔子、曾子、子思等一樣，學成以後，就設帳授徒，以傳道爲樂。鄒穆公聽到他的大名，舉他爲士，他就祇得向穆公傳贊稱臣了。那時正值鄒與魯鬩，官吏死得不少，穆公問怎麼辦纔好，孟子勉勵他行仁政。④後來孟子以鄒不能重用他，使他大展懷抱，就出遊於齊。過平陸，平陸大夫孔距心對他很好，⑤齊相儲子聞名，也來結交，並且向齊宣王推薦。宣王帶著好奇的心，派人暗中觀察他，他本著不爲臣不晉見的原則，不去求見；等到宣王急著要見他，他纔由平陸出發，到齊國去，三見宣王，宣王沒有問他國家的大事，他也沒有開口。後來聽到胡龔說宣王不忍見牛的無罪而就死地，認爲推此心可以王天下，纔向宣王進一番說辭。他日宣王問齊桓、晉文的事，想從事於霸業，孟子卻藉這機會，和他談王道。宣王雖然不能用他，可是從心底欽服，對他敬禮有加，奉爲賓師，位列於大夫，那時孟子五十多歲，他對宣王先後陳說，都必講堯、舜之道。⑥會以母喪，去齊，歸葬於魯。事畢，回到齊國，止於贏。既免喪，到齊都見王，退而有去志。宣王命他爲卿，致祿十萬，辭不受，號爲客卿。這是由於那時大夫王驪方嬖幸得寵，而宣王又怠於政事，孟子晉見既少，自思恐難行其道，就預作退步的打算了。⑦不久，燕王喻讓國給他的部下子之，顯然是子之篡位，宣王就乘機征討，五十天占領了全燕，孟子勸宣王急爲燕人立君，復其宗廟，還其重器，以示齊祇是弔民伐罪，沒有侵略兼併的意思，宣王不聽，結果燕人畔齊，諸侯也都反齊，宣王甚爲慚悔，大夫陳賈還代宣王文過飾非。孟子看到齊國君臣如此，覺得齊國終不能有所作爲。就辭職走了。⑧但是心裏總還

希望宣王能夠痛改前非，所以還遲遲其行，三宿而後出晝，出晝以後，宣王不來追他，他這纔「浩然有歸志」，不再留戀了。^②

離開齊國，暫居於休，旋即返鄒，聽說宋王偃將行仁政，就到宋國去看看。宋王雖問餽不廢，但沒有就見求教；僅與其臣戴不勝談「一傳眾咻」的道理，說明祇有一二「善人」在宋王的身邊，還不足以使宋王行仁政；又與其臣戴盈之談「攘雞非義」的道理，說明征收賦稅應該顧慮到人民負擔的合理與公平，避免剝削與攘奪，以造成人民的怨憤。^③適巧滕文公爲世子，到楚國去公幹，路過宋國，便來見孟子，孟子與他談性善、講堯、舜，頗有領會；由楚返國，復來見，孟子又告以「道一而已矣」，古今聖愚皆同一性，國無大小皆可爲善，以破其疑而堅其信。^④在宋，聞梁惠王厚禮招賢，孟子又想往梁一試。在即將啟程的時候，宋王餽贈以七十鎰，由於是送行的禮，孟子收了。當時有人想害孟子，孟子有戒心，乃取道於薛以返鄒，薛君餽贈五十鎰以爲兵備，他也收了。^⑤回鄒以後，屢想往梁，而遲遲其行。不久，滕定公逝世，世子以送死事大，未敢輒行其禮，特一再派員至鄒，向孟子請教，因得克盡子情，爲弔者所敬仰。滕文公於是迎聘孟子，館於上宮，特加優禮，使弟滕更及門受業，又使畢戰問井地，孟子皆竭誠以告，仁政在滕國推行，遠方人民皆嚮慕而至。可是滕國壤地狹小，又間於齊、楚之間，竭力以事大國，猶難倖免，若欲成湯、武之業，條件實在不夠，孟子想來想去，如到梁國，或者還能大有所爲。^⑥

梁惠王承文、武二侯的遺業，號稱強盛，由於好興甲兵，迭遭敗北，乃卑躬厚禮，招賢納士，期望能報仇雪恨。孟子到了以後，惠王首問：「老先生！不遠千里而來，將怎麼有利於我的國家？」孟

子對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接著就申述「仁不遺親、義不後君」的道理。又勉以樂民之樂與養民、教民的方法。惠王雖表面贊成他的意見，但志切於報復，仍覺孟子的主張有些迂遠；孟子告訴他「仁者無敵」，叫他不要懷疑。那時是惠王後元十七年，孟子已經六十七歲了。不久惠王逝世，襄王即位，孟子一見，就覺得他「望之不似人君」，不是一個有爲的人，就去至石丘；^④遇到宋牼將往楚、秦兩國，說其罷兵，問他游說的要旨，在說明用兵的不利，孟子告訴他，當說以仁義，千萬不要講利；講利，則上下交征利，必至亡國；講仁義，則上下皆以仁義相接，必能王天下。^⑤

孟子既自梁歸，聽說魯國欲使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樂正子是孟子的弟子，孟子嘗稱許他是善人，是信人。現在孟子已行年七十，不再想用世了，所以把希望都寄託在弟子的身上，弟子既然得意，他的理想必能推行，他就很高興地到魯國去。^⑥樂正子告訴了魯平公，平公就去拜望他，爲嬖人臧倉所沮，孟子慨然於有作爲的領袖之難於遭遇，就返鄒終老，^⑦與弟子萬章、公孫丑等整理他生平言行的紀錄，成書七篇。^⑧據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西元前三七二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西元前二八九年），年八十四歲。

二、孟子的人生哲學

一個人的人生哲學，常常與他所生存、所生活的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孟子也不能例外。孟子嘗說他所生存、所生活的環境，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成爲一種「無父無君」的禽獸社會；^⑨再加上「庖有肥肉，廄有

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在經濟上的不平等，又造成一種「率獸食人」的殘酷世界。^⑦孟子生在那個時代，感於政治的動亂、道德的墮落、民生的疾苦、戰爭的頻仍，「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⑧人的生命隨時會遇到危險，而政治野心家則仍各求其所大欲，絲毫不顧及人民的生命、生活與生計。他憫於聖道的湮微、世局的悲慘，乃欲以人性的本善，來挽救人心的陷溺，於是建立他獨特的人生哲學。又以他這性善的人生哲學為中心，發展而為他的政治理想、經濟學說、教育主張，形成為他整個的思想，發揮出燦爛的光輝，照耀於儒家的論壇。

孟子的思想，大抵淵源於孔子。孔子論性，祇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⑨而沒有提到性的善惡問題。說「性善」，是孟子的創見，而是孔子所沒有想到的。滕文公做世子的時候，在宋國見到孟子，孟子首先和他「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和他講「道一而已矣」。^⑩大意是人人天賦的本性都是善的，堯、舜順著他們的本性去做，就成為聖人，人人都順著自己的本性去做，也就都可以成為堯、舜。曹君的弟弟曹交問：「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答：「然。」「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⑪人如順著本性去做，沒有「不能」的，祇是「為」與「不為」就在自己抉擇了。

和孟子討論人性問題最多的是告子，其次是公都子。告子說：「性猶杞柳也，義猶枿櫨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枿櫨。」告子顯然認為仁義之為善行是後天的，人的本性是先天的稟賦，原是无善無惡的，他以此來批駁孟子的「性善說」。孟子答：「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枿櫨乎？將戕賊

柳而後以爲枯槁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枯槁，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仁義之爲善，不是戕賊或是矯揉先天的稟賦而成的，是順著先天的稟賦而成的，我們能夠說先天的稟賦不是善的嗎？◎告子說：「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與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他又以水爲喻，來說明人性本是無善無惡的。孟子亦以水爲喻，說明順性而行則爲善，逆性而行則爲惡，可證人性本來是善的。他說：「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他以爲人性本來是善的，順之而行則無不善，逆之則爲惡；若說性本無定體，不分善惡，而後可以無所不爲，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啟示。◎告子又說：「生之謂性。」這話本來不能算錯；但是生下來就具有的本性，從「形而下」的生理的機能來說，人與萬物是一樣的；若是從「形而上」的心靈的稟賦來說，人爲萬物之靈，就與各種物類不同了。告子所看到的祇是「形而下」的生理的機能，所以他又說：「食、色、性也」，而忽略了「形而上」的心靈的稟賦，這就無怪他把「人性」和各種「物性」一體看待了。◎告子既然祇把「形而下」的生理的機能——包括食（飲食）、色（男女）……之類在內的——爲「性」，由於人莫不嗜美食、悅美色，自然而然的具有愛心，所以告子又有「仁內、義外」之說。所謂「義外」，告子是指尊親、敬長……之類，以所尊、所敬者在外，這是理智的抉擇，而不是發自於內心的喜悅，所以說是「義外」。孟子則以爲理智的抉擇，是出於「形而上」的心靈的稟賦，如果稟賦不善，抉擇如何能得宜？抉擇得宜之謂「義」，完全出於內心的靈明，又怎能說是「義

外」呢？內心的愛悅與內心的靈明，都是出於天賦的本性，所以孟子說是「性善」。●與孟子同時，討論性的善惡問題的，除了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之外，據公都子所說，還有「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與「有性善、有性不善」兩說；前者舉「文（周文王）、武（周武王）」與，則民好善；幽（周幽王）、厲（周厲王）」與，則民好暴爲證；後者舉「以堯爲君而有象（舜後母所生弟，性傲，常欲謀殺舜），以瞽瞍（目盲不辨是非，亦常欲殺舜）爲父而有舜（舜則友愛其弟、孝敬其父），以紂（暴君）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孔子均稱爲殷之仁者）」爲證。●此等說，蓋出於世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輩，他們以爲性各有陰陽，惟視其所養而有善惡的不同（說見王充論衡本性篇）。孟子對這些說法的批評，則是：「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側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在這裏，孟子對於「性」更加以詳細的分析：所謂「情」是「性之動」，所謂「才」是「性之質」；前者是從「性」的「用」來說，後者是從「性」的「體」來說。綜合其「體」、「用」，而來分析「性」的「內容」，則爲「側隱之心」（仁）、「羞惡之心」（義）、「恭敬之心」（禮）與「是非之心」（智）。所謂「心」，就是「性」在精神上的表現；精神的表現，原本是「形而上」的。孟子以爲「性」之動而爲「情」，既可以爲善，則「性」的才質必然是善的；諸家祇曉得「性」可以爲善，而不再進一步追尋可以爲善的根，而忽略了先天稟賦的才質，是祇知「用」而

不知「體」，把「體」、「用」一本的道理忘記了。所以列舉「性」在精神上表現的各種善，來說明「性」本來是善的，是人人皆具有的。祇要追尋他，就能爲善；如果放棄他，就爲不善。追尋與放棄，都是後天的作爲，這與先天的稟賦是無關的。④孟子又舉詩經大雅烝民那一首詩裏的話，來證明人性的本善。那首詩說：「天生蒸（眾）民，有物（事）有則（法），民之秉夷（稟賦的常性），好是懿德（喜悅這種美好的德性）。」又引孔子評這詩的話說：「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可見孟子的「性善說」，也還是受孔子的啟示；雖然孔子沒有明白地說出「性善」兩個字，但已從這段話裏開出「性善」思想的端緒了。⑤接著孟子又駁「人性不同，性有善、有不善」的說法。他說：「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他以爲世上所有的人，先天稟賦的本性，就其才質來說，都是類同的，所以人人都可以爲堯、舜；祇因後天的環境不同、習染不同，所以爲善、爲惡也就常常不同了。⑥他又引龍子的話，說：「不知足（脚）而爲屨（鞋子），我知其不爲黃（草鞋）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天下人的脚都相同，所以用草織起來的鞋子也就都類似，不會織成別的草鞋。⑦他更舉生理上其他部分的機能爲例，說：「口之於味，有同者（嗜好）也，易牙（古代最講究喫的人，能辨味）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古代之大音樂

家，善審音），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古代的美人，見詩經鄭風山有扶蘇），天下莫不知其姣（美好、漂亮）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目之於色，皆有辨別的能力，這是天賦的「形而下」的生理機能，固然是人人皆同；而天賦的「形而上」的精神表現，那個具有「理」、「義」的「心」，又何嘗不是人人皆同呢？我們遇到事事物物，自然而然地有側隱、羞惡、恭敬、是非的種種表現，這是「理」；而表現的無不適宜，這是「義」。人人心中皆具有「理」、「義」，所以說人性是善的。⑦

人的言行，都是由本性引發出來的。本性既然是善的，順著善性去發展，自然會成為「善人」。因此，本性之善又可以稱為「善端」。孟子說：「無側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側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的仁、義、禮、智的言行，都是由本性中所具有的側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或稱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引發出來的，所以稱為「善端」或「四端」。⑧孟子嘗說：「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都是天生的、本來就具有的。他曾舉「側隱之心」為例來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側隱之心，非所以內（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皆是發於本性之自然，自然而為善的。⑨

孟子還認為：性既然是善的，就應該時時加以存養，不應該時時加以鑿伐。他說：「牛山（齊國

山名)之木嘗美矣，以其郊(邑外爲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芽)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光禿的樣子)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爲，有梏亡(因拘禁而喪失)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歟)？」

夜間是人休息而恢復成長生氣的時候，所以孟子要教人「存其夜氣」。能存其夜氣，則能養其本性，而保其善良。人的本性雖都具有仁、義、禮、智那些善良的心，但必須時時存養，始能操持而不失；如「且旦而伐之」，時時予以戕賊，則做惡事、做惡人，就太容易了。③孟子既主張存養善性，所以對放失善性的，常深致慨歎。他說：「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④又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⑤又說：「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⑥至於如何存養呢？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⑦寡欲的人，多半是存養其本性的；多欲的人，多半是不存養其本性的。所以存養心性，最好是從寡欲著手。

孟子雖教人寡欲，但並不廢「可欲」。「理」、「義」都是可欲的，可欲的必定是善；若是多

欲，就未必全能是善了。孟子贊美樂正子，說他是善人，是信人。孟子說：「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②二之中，是說樂正子在善與信之中；四之下，是說樂正子還不能做到美、大、聖、神。由這段話，可知「善」不過是發端，由「善」而「信」，由「信」而「美」，由「美」而「大」，由「大」而「聖」，由「聖」而「神」，還可以繼續擴充，一步一步地進入更高的境界。一個人既然具有善端，就應不斷擴充，以實現其理想。孟子說：「凡有四端於我者，皆知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燃）、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③所謂善端的擴充，可以從兩面來說：消極方面，則是「獨善其身」；^④積極方面，則是「兼善天下」^⑤孟子說：「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⑥擴充善端，以從事於個人的修養，就可以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⑦也可以成為「人倫之至」的「聖人」，和堯、舜一樣，這是「獨善其身」所能達到的境界。至於擴充善端，以從事於人羣的服務，就可以推行王政，功至於百姓，而保有四海了；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⑧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⑨所謂「推恩足以保四海。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⑩孟子認為堯、舜、禹、湯所以大過人而成為古代的聖人，能夠「兼善天下」，就全靠這善良心性的擴充。

以上是孟子對於「心」、「性」的認識與了解。人的「心」，就是「惻隱之心」、「羞惡之